

二 零 零 二 年 兩 性 角 色 工 作 坊

終身教育及提升

婦女經濟能力

專題演講

經驗交流

小組討論

主禮嘉賓：梁劉柔芬

主講：教育統籌局持續教育專責小組主席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香港職工會聯盟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黃傑雄
陳瑜
潘毅
張麗霞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二零零二年兩性角色工作坊
《終身教育及提升婦女經濟能力》

蔡寶琮主編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

目 錄

序	蔡寶琮	1
歡迎辭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張妙清	4
香港發展終身教育的現況		
教育統籌局持續教育專責小組主席	黃傑雄	7
婦女與終身學習：社區為本的經驗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	陳瑜	17
從女性角度看「終身教育」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潘毅	26
基層婦女眼中的終身教育		
香港職工會聯盟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張麗霞	30
小組討論與匯報		35
討論與總結		44

序

蔡寶琮

二零零二年春天，籌備這個名為<<終身教育及提升婦女經濟能力>>的週年工作坊時，教育統籌委員會（簡稱教統會）剛於兩年前的九月發表了名為<<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文件。數年來，教統會發動了凌厲的傳媒攻勢，於是一時間，市民對不少新教育名詞都琅琅上口。「終身教育」就是其中一個。我們的兩性角色工作坊用了這個新詞，或多或少都有廣東人所說的「趁墟」的意味。

工作坊秉承著向來「平衡觀點」的精神，本來想邀請官方、學術界、民間婦女組織及前線婦女工作者出席，誰料經多個月的週旋，都遭到不同官方機構的回絕。回想起來，這經驗說明了一點：在政府官僚架構中，「婦女」與「終身教育」不但屬於兩個不同部門，而且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從來沒有一個部門或一位官員會把兩者連繫起來去思考。

還好，我們最後得到教育統籌局持續教育專責小組黃傑

雄先生慷慨答允出席。黃先生是政府諮詢組織的代表，所以我們總算有半個官方代表吧！在演講中，黃先生很強調政府嘗試把現存各式各樣的非正規教育納入一個整全的大架構之中，可見政府如果要大力推行終身教育的話，其後果會是希望「百川匯河」，於是，以前民間團體或甚至是個人在這方面的努力就會得到某一程度的政府認可；從另一方面去看，這亦意味著政府對個人學習的規範就來得更嚴密了。

作為一位前線婦女工作者，陳瑜女士並沒有直接挑戰政府將現存非正規教育統整的意圖。不過，她提出持續教育應以女性醒覺為目標，而學習方法也應該革新，強調學習者的參與。科大的潘毅教授則指出現時「終身教育」服膺於經濟需要的原則，而婦女本來已承受著工作和家庭的雙重壓力，再加上為「自我（經濟）增值」而接受「終身教育」的要求，那不啻是百上加斤。有多年勞工運動經驗的張麗霞回憶七十年代時，失學的工廠女工自發而積極地上夜校，或學文化、或學技術、或純粹追求學習的樂趣。反觀今天，在失業的威脅下，人人都在「終身學習」的口號下惶恐度日：一方面工

時延長，另一方面為職業保障而學習的壓力又增加。與潘毅一樣，張麗霞提出要注意婦女因工作及家庭的雙重壓力而形成特有的「學習生態」，同時呼籲學習應該與經濟需要脫鉤，才可以重拾學習的樂趣和意義。

本書收錄了是次工作坊四位講者的演辭、分組討論匯報以及大會討論及總結的內容。希望能引起讀者對婦女與終身教育相關課題的一些思考。

歡迎辭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張妙清教授



(左: 張妙清教授 右: 梁劉柔芬主席)

主禮嘉賓梁劉柔芬主席、各位主講嘉賓、各位朋友：

歡迎各位出席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舉辦的 2002 年「兩性角色工作坊」。自 1991 年開始，性別研究中心舉行的周年「兩性角色工作坊」已有十二年歷史。舉辦工作坊之目的，是讓學者、決策者及前線服務提供者或婦女工作者，能聚首一堂，從不同角度去探討與性別有關的課題，使參加者對課題有更具體、深入的認識。

今年「兩性角色工作坊」的主題是：《終身教育及提升婦女經濟能力》。婦女的經濟能力與教育息息相關，提高社會上婦女接受教育的機會，無疑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有一定的作用。持續終身教育更在 2001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之中，被列為重點項目。在現今的香港社會，經濟轉型衍生了多方面的問題。一般意見認為，終身教育有助提升個人及社會的競爭力，改善經濟狀況。在這樣的大前題下，終身教育為婦女而言，是否真的有所裨益？今日的就業和家庭問題對於婦女已經構成一定的壓力，終身教育能夠幫助她們紓解壓力嗎？

過去，因應基層婦女的訴求，婦女團體率先設計及提供種種婦女學習和培訓。這種非正式的教育模式已有一段歷史，主要是基層婦女為改善生活環境而學習各方面的知識，

如工業或文職技能等。可以說，這是婦女透過終身教育提升自我能力和改善家庭經濟的早期模式，亦可見教育向來都是婦女爭取改善生活的重要渠道。

事實上，終身教育尚未完全普及，婦女對學習的需要亦未受到足夠的關注，反映出政府在推動政策的意願和實行之間尚未有整體的配合。今年的「兩性角色工作坊」邀請教育統籌委員會終身教育專責小組主席—黃傑雄先生—為我們講解政府部門實行有關政策的情況。我們亦邀請了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陳瑜女士，為我們介紹非政府機構如何推動婦女參與終身學習。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院的潘毅博士則由女性角度討論終身學習的概念。張麗霞女士會代表香港職工會聯盟婦女事務委員會表達基層婦女對終身教育的意見。

在此，我預祝工作坊順利進行，就婦女及終身教育這課題發表更多意見，達到多方面交流的意義。多謝各位！

香港發展終身教育的現況

(大會上所投射的簡報—PowerPoint—內容)

教育統籌局持續教育專責小組主席

黃傑雄

一・意義相近的詞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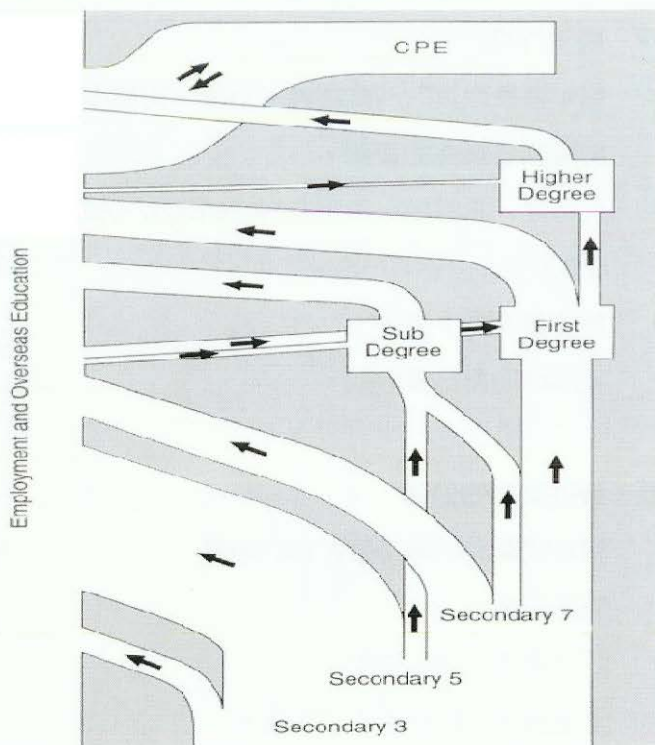
- 終身教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72）
- 持續教育
- 持恆教育
- 循環教育（OECD）
- 培訓
- 初步正規教育
- 學習
- 持續專業教育
- 職業教育

二·經濟型態、教育及持續教育三者的關係

經濟 型態	製造業 為主	服務業 為主	知識型經濟
收入 結構	低收入	中等收入及 高收入增長 中	各階層迥異
在職者屬 性	願意及有 能力勞動	願意及有能 力服務	願意及有能力去學習及改變
所需 教育	基本教育	較高層次及 專門的教育	終身教育
教育的意 義	方便投入 工作	增加社會流 動機會	維持在職位上的表現（可應付 不同的工作，跟工作性質一同 改進）
教育 結構	龐大基礎	職責分配、 具結構的	多元、敏銳的、橫向及縱向整 合
生活質 素、人 權、自我 實踐	基本	讚賞性	有需求的、精明的
對教育的 涵義	位置	機會	權利

對持續教育的要求	增強基礎教育，輔導性的	更多，更高層次的基礎教育及持續教育	多數人希望獲得更多，更高層次教育，正規教育以外，通過持續教育去追上轉變及改善生活質素
----------	-------------	-------------------	--

三 · 1996 大學資助撥款委員會的 CPE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持續專業教育) 概覽



CPE = 持續專業教育

Higher Degree = 高等學位

First Degree = 學位

Sub Degree = 副學位

Secondary 7 = 中七

Secondary 5 = 中五

Secondary 3 =中三

Employment and Overseas Education =就業及海外教育

四・展望持續教育

- 每年持續教育的消費超過一百億，可媲美政府對大學資助撥款委員會的資源。
- 五份之一的勞動人口正參與持續教育（資料來源：HKU SPACE）
- 持續教育供不應求。
- 大部份均為自資形式。

五・最近政府的倡議

- 教育統籌局回顧持續教育的發展
- 毅進計劃
- 訂立副學士通用指標
- 十年內專上教育達六成參與率
- 持續教育基金
- 為自資課程及其提供機構設有學生貸款計劃
- 撥發土地

六·進行路徑的實例

主流教育			持續教育			職業	
大學三年	本地大學學位	海外大學學位	海外大學本地	海外或本地兼讀			
全職工作							
大學二年		AD 2				HD3	工作世界
大學一年		AD 1				HD2	
中七		PreAD		持續教育文憑	專業管理文憑	HD 1	
中六			非學分制持續教育	持續教育證書	專業管理證書		
離開學校，全職工作							
		中五	毅進計劃			FD	
		中四				CVS	
結束強迫性教育，全職工作，業餘成人教育							
		中三					

解說：

AD - Associate Degree 副學士學位

CVS - Certificate of Vocational Studies (VTC)

FD - Foundation Diploma (VTC)

HD - Higher Diploma 高級文憑

七・不同教育界別與工作世界的互動模型



八·結語

- 已考慮到基礎建設事項，如認可資格及監管架構，更有效資源分配等。
- 已考慮目標組別的需要（如他們的年齡、教育程度、處於不利境況、配套）關於性別觀點方面有待發展

婦女與終身學習：社區為本的經驗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

陳瑜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是一個關注婦女權益的非政府組織，於1981年成立。我們一直致力為婦女提供適切的服務，回應她們的需要。首間婦女中心於1985年在深水埗區成立，主要為婦女提供熱線電話輔導服務及為家庭主婦提供社區教育活動。隨著婦女服務的需要日益增加，我們於1996年在大埔區成立第二間婦女中心，為新界區婦女提供再培訓及支援服務。我們關注的範疇包括：婦女持續教育、婦女無酬工作、婦女健康、婦女與法律、給予面對婚姻問題的婦女的支援服務、婦女的經濟充權等。

終身教育對婦女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們看看兩位婦女的經歷便會明白。

美娟是一位單親媽媽，有兩名分別是十五和十三歲的兒子，領取綜援十年。她在婦女中心報讀小學課程，至今已經達到中二水平，每周五個晚上上學。自兩年前開始，她日間在醫院做病房清潔工作，每月六千元。

另一位是惠蓮，她單身，年三十八，十三歲起做製衣業女工，半工讀完成夜中學，後來轉職製衣廠文員，讀夜校紡織課程，及商科課程。五年前失業，現職保險工作。

從以上兩個個案可見，教育機會能改善婦女的經濟狀況，

讓她們有自力更生的能力，甚至改變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

現在我們參考一下政府方面有關女性成人教育的資料。根據僱員再培訓局在2002年發表的香港再培訓課程數據，我們發現：

1. 男女比率(%) 72 : 28
2. 年 齡 分 佈 : 30-39 (33.3%) 40-49(44.3%)
50-59(19.1%)
3. 教育水平: 小學(15.8%) 初中(37.9%) 高中(38.2%)
4. 就讀課程時間: 全天(48.8%) 半天(22.6%) 晚間
(28.5%)

婦女中心協會曾於2000年7月進行一項「婦女對持續教育的需求」調查。發現婦女都希望能繼續有進修機會，有75%的被訪者表示渴望藉著進修提昇質素。現時婦女面對的成人教育的障礙包括：時間不切合婦女的需要（36%表示因時間不合而沒有進修）課程內容及編排需要調整（希望增加遙距課程，渴望接觸和進修的是應用電腦(56%)、語文(48%)和資訊科技(35%)等課程。而且，現存的正規課程收費太昂貴。

有見及此，婦女中心協會制定了關於婦女的終身教育及經濟能力措施，我們的目標是：平等的教育機會，提昇知識及能力，增加婦女生活選擇，參與社會發展，享有個人尊嚴及平

的信念和原則。我們相信，終身教育要以婦女的需要為本，及善用她們不同的經驗；課程設計方面要反思性別角色及分工定型。不論是個人或小組的成員，都會參與課程設計、執行及評估方面的工作；課程活動全以實用及具體化為本，納入參加者的學習目標，引導她們投入互動的學習過程；我們希望建立支援性的學習氣氛，讓較資深點的學員示範所學知識的實踐應用，鼓勵自我評估，運用所學於課程評估之上。

從我們的經驗看來，性別醒覺的持續教育應考慮幾方面：女性的家庭角色及性別分工所帶來的較少的學習機會、課程內容的性別歧見、女性作為教育者的角色、以及對參與性教育的重視。

我們特別重視兩大方面的發展：個人能力與興趣和社會事務及公民質素。在個人能力和興趣方面，課程包括生活，文化，德育方面，這些亦可以提昇個人的就業/經濟能力。在社會事務及公民質素方面，婦女除了德育和就業經濟方面的培育，還可以學習如何參與社區和政治活動。總言之，我們舉辦課程的特色在於：配合婦女多元化的學習需要、不設學歷及年齡限制、使用學分制，讓婦女體驗知識的累積、及彈性進修以配合生活所需，和互動式學習。部份課程提供證書，以肯定學員的學習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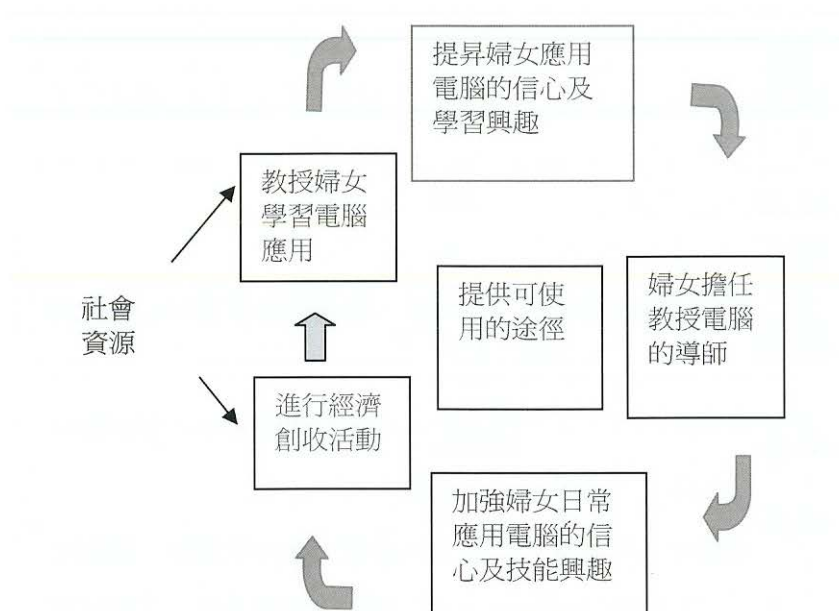
以下我會介紹一下婦女中心協會的課程內容。為提高婦女在現今社會工作的能力,我們提供家務助理員培訓課程、起居照顧員培訓課程、合作社訓練(市場、宣傳,分工,團隊建立、財政管理、貨物管理等等)、經濟知識及理財基本課、起居照顧員在職訓練課程、傑出陪月員訓練。健康及法律課程則包括:婦女法律入門、婦女保健齊共研、婦女與健康教育講座、健康情緒治療工作坊、中港婚姻法。兩性關係課程包括:兩性相處錦囊,婦女自強講座及性別意識醒覺課程。語文課程有實用普通話課程、基礎普通話課程、英文高班(高中英語)、英文初班。我們亦有技巧及知識課程:婦女朋輩IT教育、婦女心理學入門、朋輩輔導多面睇、婦女綠色生活錦囊、做個出眾的女性教育講座、家有一寶護理課程、家居管理課程、實用家居維修等等。

通過籌辦各式各樣的課程的經驗,我們在終身教育及婦女的問題上,總結了幾點反思。我們的社會資源,投入在正規/非正規教育的比率是多少呢?我們有具性別觀點的政策及資源分配嗎?我們的課程評審,資格認可及學習階梯是否顧及婦女的需要呢?

在香港,提供終身教育機會和資源的政府部門,包括教育統籌局、教育署、教育統籌委員會、僱員再培訓局、職業培訓局、及註冊教育機構,以及非政府組織。香港也有新近

推出的持續進修基金，提供資助給予物流業、金融服務業、中國商貿、旅遊業等行業範疇；至於一般技能範疇亦包括語文、設計、解決問題、建立團隊精神及改革管理等。需要思考的是，這些機制/基金的設立，是否能夠讓婦女，尤其基層婦女受惠？

可以肯定的是，婦女並不是很容易獲得終身教育資源的分配。有幾點我們要考慮：婦女是否受到課程的參加資格所限制，入學要求是中三、中五、或預科學歷？上課時段是晚上還是日間？課程是一年、三年、或五年制？內容是否只是中英數？課程又該使用怎樣的評估模式？著重大量背誦還是採用較新的方式？此外，我們也提議反思課程的教學模式，除了傳統的課室教育之外，我們可以多採用工作坊、朋輩教導以及實踐性活動等，使教育更有創意地進行。



上圖是一個中年婦女資訊科技教育課程的例子，顯示出朋輩學習圈的運作方式。我們認為在終身學習中，最好能打破傳統的被動、灌輸的模式。

我們亦推行過婦女社區學習的課程，以文化研究與女性課程為例，我們認為女性亦可參與社區的文化活動，所以在課程中首先講解學習文化建構的理念，認識香港本土族群文化：客家人，水上居民，圍村文化，認識香港婚姻文化的轉變，認識粵劇文化中的女性形象，還有後期的考察和實踐活動等。

在參與課程之後，我們希望婦女能邁向參與及提昇經濟

能力的實際活動。我們希望能夠成立家庭主婦網頁設計公司以及婦女文化導遊團,不單讓婦女將學習所得運用,還能對社會作貢獻。

建議

- 探討與地區團體合作之可能,建設終身學習中心,使婦女可以在其附近區域就讀。
- 增設日間成人中小學課程,並於夜間成人中小學增設託兒服務,方便婦女可以就讀。
- 鼓勵成人教育課程以學分制修讀,增加其彈性,讓婦女可以累積學分及按自己之時序修讀有關課程,並提昇婦女在科技技術層面之知識。
- 設立助學金,讓經濟有困難的婦女可以申請,並為就讀成人教育的婦女提供免稅優惠。
- 在廿一世紀的教育改革,應將未有中五學歷的成人的進修需要納入考慮,讓所有婦女均有平等機會實踐終身學習的理想。
- 在教育改革的諮詢過程中,應包括基層婦女團體的聲音及參與。
- 設立持續進修的婦女資料庫,包括進修需要的配套設施及輔助工具。

總括而言，我們認為婦女充權與教育必須著重以下幾方面：醒覺(Consciousness)、可及度(Accessibility) 參與(Participation) 和自強(Empowerment)。從親職教育，社會性活動，到平等教育體現婦女在教育中的角色：她們既是學習者教育者，亦最終可以成為推動者。

從女性角度看「終身教育」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潘毅

眾所周知，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為配合知識型經濟的發展，提高人力資源素質，大力鼓吹「終身教育」，並宣布擴張專上教育，使高等教育普及率在十年後達至百分之六十。

「終身教育」本是一種教育理念，目的不單是突破現有正規教育的限制，培養配合知識型社會的人才；「終身教育」更基本的，應是一種學習態度——對教育保持一份開放的心靈，並結合於日常生活當中，每分每秒對外在的世界和自我的成長充滿好奇心和探究的精神。

可惜現時的教育理念依然是服膺於市場的邏輯之下，終身教育失去本意，成為一種純粹求生的工具。人們於是在正規教育以外，千方百計尋求晉升的機會，不惜為一紙文憑而負債纍纍，有不少院校響應政府所謂「終身教育」的口號和要求，紛紛設立「終身教育學院」，收取令人咋舌的學費。於是終身學習，便變成終身為市場所需而疲於奔命地學習，在這種為經濟所需、為市場而活的情況底下，「終身學習」，可以說是「終身壓迫」。女性終身屈服於市場需求底下，學習的旨趣恐怕不是為了培養健全的人格、增廣見識，更遑論培養獨立自主的意識和自強的生活態度了。

其次，現時的教育理念根本缺乏女性角度——我們有正規

教育、社會教育、家長教育、親子教育、幼兒教育等等的觀念，卻沒有女性教育的觀念。有不少社會機構提供婦女教育或成人教育，都沒有凸顯女性的主體需要，反而是繼續強化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如婦女要學電腦學 ICQ，追上時代，主要是為了做好一位能與孩子溝通的母親角色。現時社會上和傳媒所強調的親子教育，更明顯是為了針對學童或青少年的問題而設，女性自身的學習需要，不是不提上議程，而是轉換為他者的需要——作為好媽媽、好妻子、好照顧者的角色沿襲下去。女性教育再次轉換為家長教育或親子教育，女性的主體也同時被壓抑下去。

如果我們的社會依然界定女性最主要的角色是家庭照顧者，政府不願意提供托兒服務和增加老人服務，女性在「終身教育」的社會要求下，只能面對三重的壓力：工作壓力、家庭壓力和學習壓力。事實上，女性在面對本來已存在的雙重生活壓力下，已經是疲於奔命，現在在這種「終身教育」的要求下，更是分身不暇。

二零零一年底，百合中心於將軍澳區進行的一項婦女學習狀況調查中發現，二百九十三名受訪者沒有參加任何課程，其中佔 50.9% 的婦女是因為「照顧屋企冇時間」，另外，佔 34.1% 是因為「返工冇時間」。另一項於二零零一年二月由香港婦女發展聯會委託的調查，同樣發現女性對持續教育的

要求高，超過六成的受訪者（四百二十六位二十歲至五十歲女性）表示想利用空餘時間進修，可是她們當中只有五成六在過去三年有進修的機會，大部份遇到的困難是沒有時間。是項研究同時對婦女在家庭的角色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絕大部份的被訪者自己認為在家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婦女既想持續進修，又要負起家庭責任，經常面對角色矛盾。因此，如果政府鼓勵「終身教育」，卻缺乏女性視野，沒有提供相應的釋放婦女束縛的社會服務，結果女性依然不能受益，反而，在不學習便被淘汰的主流論述下，缺乏學習時間的婦女，更要承受額外的精神負擔和心理壓力。

「終身教育」、「全民學習」本是美事，但如果我們的教育理念不正，把「人」簡約為「人力資源」，教育純粹為市場的需要所主導，人的創意、靈活性、學識、適應力，也只不過是順應知識型經濟和資訊年代的要求而提倡，這樣的思維本身，就正正是傳統男權思維的再現，把教育繼續非人化和商品化，結果「終身教育」只會變成「終身負擔」；再如果我們的教育理念缺乏女性角度，沒有考慮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典型塑造，進而減弱婦女作為家庭照顧者的角色，「終身教育」只會變成「終身壓力」，女性既不能自強自主，又沒有足夠的空間學習。

基層婦女眼中的終身教育

香港職工會聯盟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張麗霞

香港婦女在學習上一直持積極態度。七十年代工業起飛，很多十來歲的少女都因家庭經濟問題，又在政府資助教育匱乏底下，紛紛投身製造業工作，成為童工。在一般人還在求學、過著無憂無慮的校園生活時，她們便已投身“經濟活動”。當時，在工廠工作的少女過著朝八晚六的工廠生涯，其中不少人在晚上收工後，仍然拖著疲乏的身軀上夜學去。她們普遍因失去繼續升學機會，所以更努力爭取每刻的進修時間，希望透過工餘學習，他日能有投身其他不同行業的機會。當時大家都靠自己的收入交學費，靠自己堅毅的意志在放工後再上兩個多小時的課。除了做功課外，還要應付測驗和考試。大家抱著學到多少就多少的心態，在艱辛的學習過程中，仍然感到將來會有出路。當時有部份姐妹們經多番努力後，轉行從事文職或服務行業工作。

當時還有另外一些學習的模式——基層的社區教育及興趣小組。不少姐妹在工餘時間聯袂到一些社區中心、街坊組織或勞工團體去參加興趣小組；有學術的、技能的、聯誼的……等不同的學習班，例如：英文會話班、行業英文用語、普通話、勞工權益習班、裁剪班、製衣業「出樣」「放碼」、社交舞、絲帶花……等琳瑯滿目的工友興趣小組。當時大家感到來自同一階層，有相近的背景，還可以帶著子女在身邊照應，故此除學習外，還建立了一份深厚的姐妹情誼！當

想取得一些專業技能證明時，她們又會跑到一些行業學院去上課。在學習過程中，並沒有太大的壓力，沒人說不進修就不能在社會生存，大家學習得很自然、很舒服，有著一份充實的感覺，還會樂在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未來出路滿有希望。

環顧現今經濟繁榮的香港，政府已有九年免費教育，因家庭經濟問題而失學的情況已不太多。但另一方面因經濟轉型，當年從事製造業的婦女今天正處於就業困境中。過往的技工忽然變成“無技術工人”，一下子要徹底重新學習，要接受再培訓。在過去十年，有七至八成的婦女接受再培訓後又再培訓。我看著一批 92 年的時候 30-39 歲的婦女，到 2002 年時已達 40-49 歲，但還在接受再培訓！她們從事製造業時的小學程度學歷，至今即使完成再培訓課程，又是否能達到被政府認可較高的學歷？她們在參與再培訓時有多少選擇？究竟她們當中有多少人著實可找到自己的出路？

在 2001 年的政府統計數字中，月入 5000 元以下的有八成是女性，過去十年來，兩性間的收入差距並無絲毫改善。十年前的角色定型、性別分工、婦女面對的家庭責任，至今十年後仍是老樣子，再培訓政策及有關措施為婦女帶來多少新出路？與過往相比，現時的情況更糟糕，人人在惶恐中渡日，彷彿「終身學習」才是出路，不斷進修又進修才“上進”，

政府鼓吹終身學習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好像人人進修就人人有工做有飯開似的，失業只是你個人問題！低收入是基層婦女的“安慰獎”，還要騰出錢去學習，現時的工時往往比以前還要長，而婦女在家庭內的照顧者角色還是依然故我，但還要“偷”出時間來接受教育。至於上課時間和安排還是一成不變，十年如一日，沒有什麼配套設施去令婦女安心去進修。

在就業問題的籠罩下，政府終於撥款 50 億作為市民「持續進修」用途，我們猛然感到有少許欣喜！基層婦女以為從政府處可拾回少許回饋。政府真的重視基層教育，體恤我們的需要！有資助進修的機會了！但細看政府的目的後，希望一瞬即滅。原來基金只用來資助社會人士修讀「有助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培訓課程；而且修讀者還要以“即食、快餐”的方法，在兩年內完成指定的進修課程並申請退還學費手續。此外，還有年齡限制、要到指定認可的辦學機構報讀...等。那些指定課程是否有利於婦女發展？它們是否讓婦女有更自主的機會、新的出路？使婦女意識提升？到底持續進修是否會對個人的情操、德智有幫助？還是只與經濟掛鉤呢？是否經濟發展重於一切？如何能照顧個人興趣的培育、知識領域的開闊？

我不懂得教育政策。我一直都認為學習應是愉快的事，

有助擴闊襟懷和才智，有助個人的思想發展；人人都有學習的權利，教育不應只帶有銅臭、不必處處與經濟掛鉤。要是人人只為促進香港經濟而終身學習，那還有什麼意義？

再回顧以往香港未成為“已發展地區”時，未有現在那麼繁榮時，沒有人終日提及終身學習時，婦女們不是很自然地、很自發地持續進修嗎？她們透過不同的學習環境都可學到很多的技能，開開心心地過日子。每個階層的婦女都有不同的學習文化和需求，但都可以透過不同的學習模式來提升自己，不需要到指定又認可的“名牌”辦學機構去學習才可以學到有用的東西。

再說，設計婦女教育者，應該考慮婦女在工作及家庭雙重負擔下特有的「學習生態」。同理，婦女勞工問題也不以男性為主的「勞工問題」去概括。政府應檢視教育政策和目的、考慮及正視基層婦女的需要、提供不同的選擇、相應的學習環境和適切的學習模式、發展不同的社區教育來推動學習的氣氛、制定「進修休假條例」來配合。只有如此，婦女的終身學習才有創新的、有意義的發展，而香港整體教育才會更有朝氣，學習氣氛也會更多元。

分組討論：各小組彙報



第一組：婦女終身學習的歷史承傳和開拓

討論題目比較廣泛，我們小組除了討論論題之外，亦對講者作出了回應。

我們同意潘博士及張女士的說法，社會的確是較重視女性的家庭功能，例如作為妻子及母親的角色。然而，終身教育並不是壓力的來源。實際上就是生活迫人，很多人都有經濟上或就業方面的困難，終身教育的需求並沒有迫使婦女去學習。因為終身學習始終出於自願性質，由過去到現在，婦女都是因為個人的意願而學習。

教育模式確實需要改變，要具備適合婦女學習的條件，例如學習過程可採用活動教學的方式而不是呆板的灌輸模式。

非政府資助的課程應有更大的設計空間，更富彈性，更能切合婦女的需要。從前婦女學習可能只是為了取得一門“手藝”或是發展興趣，但學習的成果可能慢慢會轉化，成為提升她的職業所需，這樣可以幫助她們發展經濟能力，但她們並非被迫要為工作而學習。

我們質疑經濟和教育是否需要掛鉤。在討論的時候，我

們每多集中於低下階層婦女的層面，以基層婦女的學習困難為主。但是我們認為有必要留意各個不同階層的婦女：青年婦女，未婚和已婚的婦女，她們在終身學習上面對的問題也有其階層差異，我們不應忽略。

婦女中心協會的馬先生提出，我們應反思香港持續教育及課程改革的問題，例如夜中學是否只能沿用傳統方式，教授中一至中五的課程？有可能提供比較生活化的學習方法嗎？

另外，非政府團體每每在申請教育項目資助時遇到困難。其實社區團體在籌辦“平靚正”課程方面有一定心得，問題是政府往往不視教育項目為優先考慮的資助對象，可能同期申請的託兒服務才是政府要優先撥款的項目。

台灣的社區大學設有證書課程，婦女讀完後可取得正式資格，香港或可參考這個模式。

新移民婦女服務受到忽略，其受重視程度往往不及新來港學童的教育問題。

第二組：發展另類社區資源

讓婦女學習的社區資源太分散，希望能夠有網絡性的發展。其實不同組織可以互相協調，令資源能更集中地善用。

文憑認可方面，婦女進修課程後的證書往往不被認可。她們一定去報讀大型教育機構的課程，才可獲取一紙文憑，取得受僱主承認的資格。可是大型機構往往收取高昂費用，非一般婦女所能負擔。

其實學校方面亦可接觸及幫助家長接受終身教育。幾年前，政府亦曾投放資源發展家長教育，不過，學校方面只提供場地，在推動家長教師會方面卻未見積極。這可能是因為家長教育的需求較為分散，每間學校只得十數人有興趣參與教育課程，致令學校在籌辦時有困難。我們提議由幾間同區學校聯合籌辦課程給家長參與。

此外，我們留意到再培訓課程有“性別定型”的弊端。如其中一位組員所說：“報讀再培訓課程，男的就去做保安，女的就是家務助理”。對於參加者來說，是不是課程的選擇太少呢？婦女其實都有很多類別，她們來自不同的背境，有不同學歷、經驗、興趣和技能。課程所提供的選擇卻忽略了婦女這個群體也包含了多元的性質。

我們亦很關注婦女之間互相學習時有什麼途徑可以獲得資源。入讀課程的資格又可否降低？我們希望在教育統籌方面可撥放更多資源去辦婦女教育。

第三組：現今經濟環境下終身學習的情況

如各位講者所言，很多終身學習的課程，尤其院校提供的課程，所需費用十分昂貴，令婦女望而卻步。

另一方面，培訓課程又多跟市場掛鉤，潘博士也提及了。我們有組員指出，她們到再培訓局報讀課程時，被要求申報“目的”，而「方便將來找工作」幾乎成了指定答案。家庭主婦或其他純粹想學習技能的婦女，唯有虛報自己有需要找工作，俾能得以優先取錄。這點反映出，從官方立場去看，終身學習不可以純粹爲了個人興趣和自我發展。

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下，婦女所面對的多重壓力更形巨大。她們的工作時間可能更長，還依然要兼顧家務和照顧老幼，所消耗的心力根本再不容許她們再去追求學習機會。憑著有限的時間和精神，婦女很難再投入學習。在這樣忙碌的生活中，她們未必能接觸到有關機構提供的學習資源，她們又怎能藉學習去提升自己的經濟能力呢？在經濟條件沒有改善的情況下，她們再受教育的可能性很小，這不是一個困局

嗎？

再者，在失業情況普遍的今日，婦女即使學習到新技能，也未必能應用和發揮在工作崗位上。應用是學習過程中重要的一環，不能好好運用和練習新學會的技能，便很容易生疏甚至淡忘。可是，婦女學習後的資格又不獲僱主承認，難以找到工作，那又怎能在工作上發揮新技能呢？我們的一位組員，積極地嘗試申請做義工，為的就是能學以致用，豈料當義工也需要付上一定的費用才可參與。這些都是令婦女感到氣餒的情況。

另一方面，我們亦顧慮到婦女一旦要擱下家庭擔子去學習，她們要承受一定程度的壓力。社會及家人也期望她們把家庭責任放在時間表的第一位，她們想為自己而學習，很多時不獲得鼓勵。有個個案是，一位母親想去學電腦，她的女兒表示歡迎，原因是母親能跟她分享電腦的樂趣，但女兒卻不希望母親學成後出外工作，因為母親陪她的時間會被“剝削”了。由此可見，很多婦女即使只是從家庭走到社區去學習，也是相當不容易。

最後，我們想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的組員之一，曾在基層社區內籌辦婦女學習日營，為提高婦女對學習電腦的興趣，和推廣終身學習的概念。可惜，那個日營的參加人數不

多，反應不好。組員有感，婦女本身對於學習的興趣也不大，也缺乏動力去認識更多，那他們又可以怎麼辦呢？他們的機構在一次調查中更發現，有一半的基層婦女根本不清楚何謂終身教育，也從來沒聽過這名詞。對於已有基本概念的人，找教育資源去協助自己尚且不易，何況是從未接觸過此概念的基層婦女？我們又該如何提高她們這方面的意識呢？

第四組：年青婦女的終身教育

我們組認為，在討論之前必須很清楚的界定何謂「年青婦女」。我們在整個研討會的過程中，大部份的篇幅都放在年長的已婚的婦女身上，她們大概四十歲左右。我們關心這群婦女在社會經濟結構中面對怎樣的困難。但我們也不應忽略年輕一點的婦女，原因有三點：

- 一．她們在社會中是重要的，具影響力的生力軍。
- 二．個人來說，她們於可見的將未來亦會成長為中年婦女；
- 三．她們有特殊的社會使命。

我們留意到年青婦女也可能有不同的社會角色，所以就單從年齡去界定，是二十至三十歲之間的婦女，不論她是什麼婚姻狀況，或就業情況。

雖然這一群婦女年紀較輕，但她們不一定具有高技術、高水平的勞動力。我們的教育制度製造了一批低學歷低技能的年青婦女；她們在直升的九年免費教育中受過基本教育，但沒有進一步取得更高學歷。有部份很早就離開了教育制度，投入勞動市場，成為學歷不高又沒有特別技能的一群。我們要反思的是，社會是否有資源和途徑協助她們呢？

另外，由於她們在社會上佔有比較邊緣的位置，所以也受到很大壓力，要自己面對如何求生、如何改善生活條件的挑戰。很自然地，終身教育是令她們擺脫困境或更上一層樓的途徑。

然而，在個人方面，年青婦女也必須要有自強不息的精神。我們認為，在中學教育中，要及早裝備她們，向她們灌輸自強的重要性。相信這對社會也有正面的影響。我們希望，年青婦女能培養出自發性，自己有股推動力去發展自己，而不是因為怕被解僱，怕裁員減薪才去裝備自己。希望年青婦女能主動一點，也享受教育，欣賞自己終身學習所得的進步。所以，我們認為自中學開始，應設立婦女自我發展的課程，提醒她們把目標放遠一點。我們組裡的一位婚姻輔導員在這方面很有經驗，我們認為向年輕人提出確立目標的重要性，會對他們的將來很有幫助。

——我們也關注到，婦女在社會中默默地肩負著很重的擔子，因為她們是照顧者的角色，一句為人妻為人母便已是不可擺脫的負擔，相夫教子的傳統責任很重。對於年青婦女，我們希望能培養出一種新的、清晰的想法。其實傳統觀念已經轉變了很多。在這方面我是頗樂觀的，年輕一代的男性在肩負家庭責任方面有很大的進步，肯分擔家務，使青年婦女有更大空間去發展事業。假以時日，配合角色教育，婦女應可從照顧者的角色掙脫出來。

最後，我們認為無論從那一個年齡組別的婦女看來，女性對社會也有一份使命感。尤其是年青婦女，多些資源去提升自我角色的使命感，將直接影響她們培育下一代的成果。可能投資一分在年青婦女身上，社會會得到三分回報呢。年青婦女若有正確的人生目標，會直接令社會風氣正面起來，很多悲慘的家庭狀況亦會有所改善。

討論與總結

主持:蔡寶琮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蔡寶琮：經過四組匯報後，我要作出總結也是挺不容易的！我發現組與組之間的討論其實有些矛盾，也有不清晰的地方，或者我們可以藉餘下的時間給大家繼續討論和提問。

由我開始的話，我想談談第二組提出的另類教育：家教會。這是教育政策上的新生事物。可是老師已經太辛勞了，如果還要兼顧家長教育的話，那豈不百上加斤？的確，很多學校都花時間和資源在家長學校合作計劃上面。第二組的組員很有創意地提出在家教會內拓展婦女終身教育。這裡隱藏了一個設定：家長等於女性！有趣的是，我們第一組在討論中正正提出家校合作計劃太強調女性的家長角色。例如籌辦親子電腦班，主角其實是子女而不是母親，母親只是學童學習的橋樑或媒介，其角色只是幫助子女發展，而並非要自我成長。所以，由家教會推展婦女教育，其效果未必如第二組的朋友所預期般有效。婦女終身教育如果想推廣婦女意識教育，在女性即家長這個框框下，就更加困難了。

第二組組員回應：其實我們的提議只是鼓勵婦女去學習的其中一個途徑，起碼讓資源引渡到這群婦女之中。我們是基於很現實的考慮：在目前的普通一個家庭中，家長真的被等同為婦女。我們認為，家教會對婦女來說，也是一個可能學習的空間，而她們亦不用憂慮自己會忽略子女的成長。再者，學校又有足夠資源，例如電腦等，供婦女使用。但當然，我

們亦同意家教會需要加入多些性別反思。

蔡：我贊成。大家都提到資源有限，尤其很多 NGO（非政府組織）或婦女組織都不夠支援，需要每年遞紙申請撥款去搞課程。拓展學習空間是必須的，既然已撥款辦家校計劃，可否利用資源去滿足另外一個功能呢？這是很好的提議。不過利用既有資源的時候，可否利用資源去「顛覆」（一個比較大膽的用詞）既有的性別文化？一個好的 Channel（渠道），如何利用它來改變家校合作的主題，這是比較困難的。

台下：剛才的提議亦有所局限，只限於有子女在學的婦女才可參與。

蔡：對，就算單就這一群婦女而言，家校計劃的主導權都是在學校方面。這方面我不是太認識，如何去豐富這個家校計劃呢？是一個需要商討的問題。

在年青婦女的討論上，我們聽到很多關於使命之類的內容。其實，當初我們設計這題目的時候，想法是相當「低層次」的。我們講年青婦女去接受終身教育，那入學有幾個階段，她們有中五畢業的、也有大專畢業的，如果她要去學設計，去進修，三年內要用多少時間多少錢呢？我想得很實際很簡單。聽說，在持續進修院校讀碩士課程一年收費七萬元。

我們具體一點去想，一個白領文員，廿二歲，想返夜校，她要付出多少錢呢？

記得有一天我坐火車，看見兩個金頭髮的十六七歲青少年，大金毛跟細金毛說：早勸你中四時留級好了，現在強行升到中五，暑假又不溫書，現在出來工作多辛苦呀，讀夜校要每科收費一千多元！他們的對話觸發了我想這個問題：如果一個文員要讀夜校她要用多少錢？

第四組組員：想補充一下，我們認為年青婦女需要自發地有方向感地去進修，才可以談其他。可能廿多歲有大學學歷的女性很容易去選擇進修，但如果她是中學畢業生，她唯一的出路就是那份限制著她的工作，她只會期望結婚生子，她並不一定覺得有需要進修，而且她的收入根本負擔不來。

我們也認為，進修的定義也應該廣闊一些。會不會年輕人就正是喜歡染頭髮之類，她們會選擇富創意的、如設計等行業。但就算去讀設計，也要有會考合格作為最低入學要求。我們想問，可否將工業學院的訓練提供給這批俗稱「讀書不成」的年輕人？讓他們發揮興趣和潛能，又能貢獻社會。

蔡：謝謝你的補充，我想起黃傑雄先生提過的關於「入學平台」的問題。最低要求也好像是中學程度，這個問題我們也

再想一想。

台下：何不談談夜中學取消津貼的問題？每家學校都有電腦設備，反正有這麼多資源，何不重新發展夜中學？

蔡：假如我是官員我會這樣回應你的問題：以前的成人夜中學成立，是因為沒有九年免費教育的措施，既然現在有了免費的基本教育，就取消了夜中學。

如果留心看教統會去年的報告書，我們會發現一個新名詞：「全方位動員」。這個給我們看到很清楚的政策方向——教育已不再是成本（cost），不再是公共的成本，而是個人／家庭對自己的投資。意思是，教育今後是個人的責任和承擔。你說到學校裡面的電腦沒有被完全應用，這個也是問題，我們都知道當時要推行學校電腦化，因此購入了大批電腦，並不是全部用得著。

感謝這兩位朋友的補充，你們提出兩個很好的問題，包括由中三這個平台出發、及人生的意義和目標等，這的確是很難解決的呢。有組別提議在中學多辦這方面的教育。唉！怎麼說呢？這裡的血淚真是罄竹難書。目前在中學裡教人生道理和價值觀的空間越來越少了，就如潘博士說的，教育內容已讓經濟取向主導了。

容許我先作個小小的總結。其實今天的討論是頗有趣的，剛才潘博士在演說中就已經戳破了我們的題目——為什麼婦女的終身教育一定要跟經濟能力掛鉤呢？這可以說是我們在「經濟霸權主義」下定出來的視野，謝謝潘博士幫我們解拆了這個概念。我想說的是，在「終身教育」這名詞未出現之前，民間的婦女大眾從來都是自強不息的，她們從來都是自發地去學習：上夜學、下班去進修。其實毋須政府提倡「終身教育」，這個自學的現象存在已久，不是什麼新課題呢。不過，我們現在要特別提出來討論，是因為政府要回應資本主義全球化去推動終身教育。在全球資本競逐的壓力下，僱主不斷要求員工具備更多不同的技能和知識。這種教育為經濟利益的概念，給多元化的終身教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力——而這概念又確實存在於政府部門裡面、在政府的主導思想之中。我們還提到，NGO 可否向教署申請開辦某些課程，例如 NGO 想提供託兒服務以方便婦女學習，教署則回覆說那是社署的職責範圍，他們不會撥款。我們今天的討論就是想打破這些框框，讓社區組織本來已經發展了的思維可以在今日表達出來。

現在請幾位講者作出最後補充。先請黃傑雄先生。

黃：今天參與這個工作坊，我也獲益不少。跟大家討論中發現幾個問題：第一，你們在辦志願團體的活動時，例如家庭

教育之類，其實全都屬於終身教育。政府是有很多基金提供給你們的。我常打趣說，總有一種基金適合你去申請——有持續教育基金、某某提升基金、優惠中小企基金、語文基金等等。但大家所言甚是，很明顯政府這些措施都跟職業功能有關，無關的就不受重視。我一向做持續教育方面的工作，依我記憶，以前政府的報告講持續教育就是指夜中學或類似的課程，直至後來發展公開大學。我常常都與公開組織合作，又做持續教育很多年，可是四年前第一次開持續教育大會接觸社會團體，發現很多人都未見過面，互不認識。我想說的是，大家有需要多些溝通。四年後，我不是說我們做了很多事情，但至少情況已好多了。最好大家將各自的組織聚合在一起，我們就容易接觸大家，跟大家對話，聽取你們意見及討論。如果我去參加一些沒什麼組織的會議，我很難集中收集意見。比方說你們有二十個團體共同說：這是我們的意見，我們認為這做法會行得通，那我們就能好好商量。

我們已經開始籌集意見，我們覺得這樣可行——我認為你們各組織可以嘗試這種方式。其實目前做持續教育的人已經有幾個組織起來，方便跟我們或其他界別人士溝通。我之前沒有提及的包括跟中學溝通，也有專業教育、職業教育等。發現大家一旦開始討論，很多事情都是合理（make sense）而做得到的。總的來說我建議大家集中意見，加強溝通，那大家的步伐就會快得多，這方面大家可多加留意。我們是很樂

於提供協助的，多謝各位。

蔡：我們請黃先生來也是希望得到你的支援的！現在請潘毅為我們作總結。

潘：我相信大家都會很樂於接受支持！我最後要補充的一點是，持續教育其實是一件好事、美事，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將之與日常生活及社區教育結合起來，而不是像日前的狀態，越來越走向專業化的模式。其實多間大專院校都在爭相舉辦持續教育課程，甚至成立專門的學院。可惜的是，我們見到甚至 NGO 或社區辦的課程，其開放性都在遞減，從前針對婦女生活需要或興趣的課程都被專業化課程取代了。這無疑是用金錢換取學位，跟正規教育分別不大。在這樣的大趨勢下，我看不到終身教育的最終意義、真正意義。為何教育不是鼓勵大家去豐富自己，建立多元化的個人角色？我想強調的是將終身教育帶入民間的做法，而不是讓正規部門或學院所吞併。多謝各位。

張：完全同意潘毅所講的論點。我有些經驗想分享。剛才談到如何可以有更多的社區教育，很多人也問我最近忙什麼，我就是在為錢的問題而煩惱。我們很想在自己的小組或行業工會內辦些給工人的課程，但發覺真的很困難。我們在租金方面負擔不起，哪裡有免費的場地呢？還有很多其他資源上

的問題。剛才黃先生提到很多基金供大家申請，例如語常會的語文基金，說明是給基層人士去學普通話、英語的。我們去找資料，原來規定申請的是註冊的非牟利團體，我們工會並不符合資格。其實基金很龐大，可以提供二百多萬，但我們只想要一萬幾千也不可能。於是我們只好要求導師義務教授，而且過要去環境惡劣的地方上課。我們無法改變資源放在哪裡的問題。當我們講持續教育的時候，為什麼不可以使它普及到讓基層工人也得到？到底普及的程度去到哪裡？聽到剛才有很多婦女不知道何謂終身教育，我卻覺得其實她們不需要知道，如果她們每一天也在實踐終身學習又何須知道這流行的名詞呢？如我上面說過，香港的婦女一直都是自強不息、努力學習的，只不過一直沒有官方認可和支持。現在突然出現這四個字，好像令人眼前一亮，但其實不過多加一個框框而已。

我自己的女兒十三歲，我也當她是年輕婦女。原來大家對年青女性的定義是二十歲。又原來她們進修是要背負著那麼多使命，是社會的一種投資，而她們的學習又要爲了下一代著想。對著我的女兒，我常想，我不會迫她讀很多書，只想她找到自己很喜歡玩、很投入去做的事，只要她開心就好。但有時我也很擔心她的將來，因為原來我們的所謂的終身教育是要跟經濟掛鉤的。這就等於要將我們的婦女意識教育強行納入一般教育的範疇內，這不免要歪曲終身教育的原意。究

竟終身教育是否就是正規教育的延伸？如果正規教育是爲了取得經濟利益，那終身教育也不是要如此嗎？我常常跟男性同事爲同類問題爭拗。例如：勞工權益不就等同婦女權益嗎？大家也有薪水不就等於大家都有權益了嗎？究竟是否有分別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聽到很多精彩的討論，很開心，多謝大家。

蔡：由於陳瑜有事先走，她的同事馬美學先生會爲我們作總結，有請。

馬：我想總結一下自己聽完整個討論的感受。挺深刻的感覺是，雖然聽到很多「婦女」的字眼，到底我們實際討論了多少有關婦女的事情呢？我有些反思想跟大家分享。

首先，很多人經常問我，你們中心推動持續教育，有否想過其實廿年後這個問題就會消失？現在的人都受過普及教育，廿年後就所有人都不需要持續教育了。我卻想問一個問題：爲什麼今天有這麼一大群人會被社會忽略了呢？

第二，當我們談及持續教育，是否一定要跟基礎教育掛鉤？爲什麼要將之定性爲基層教育、以小學至中學至持續教育的模式進行？我覺得不一定要從這方向去想。

最後，我認為很重要的是，成人教育／持續教育之中，如何有婦女為本的角色呢？因為我想持續教育的機構年年在增加中，真正幫助婦女在家庭角色或生活選擇上作反思的卻不多見。我跟中心的婦女說，人生好像是八個格的盒子，你放什麼進去每一格呢？每一個婦女都說要先放丈夫和孩子，其實是否社會要求她們這樣安排呢？會不會有機構跟她說：你讀完管教子女的課也可以進修別的課程呢？可是現在管教子女的課程確實是越開越多，因為有利可圖！家長要投資子女身上，而香港又受市場主導。教育過程其實更應該是一個反思／批判的過程，令人有所成長和更新，不只是賺錢而已。

我們在談論持續教育的時候不應忽略一點——在 NGO、政府機構及私營機構之間有合作關係，應一起去想如何去提高婦女地位。多謝各位！

（頒獎時間）

